

第六十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三十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本亚米纳先生

阿根廷:

帕萨拉夸先生

澳大利亚:

贝姆先生

威克斯女士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西马德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杨虎山先生

忻贤杰先生

周贤觉先生

徐留根先生

出席者名单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女士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埃及:

沙费伊先生
巴拉代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格拉辛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西迪克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拉班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出席者名单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莫莱诺先生

弗拉特希先生

德卢卡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野野山先生

石井先生

官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奥卢莫科先生

阿圭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贝朗德先生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出席者名单

波兰:

苏伊卡先生

罗马尼亚:

埃内先生

斯里兰卡: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 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 克先生

乌·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乌斯季诺夫先生

科尔涅延科先生

波佳尔金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戴利先生

萨尔加多先生

卡尔弗特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穆希卡·德阿达梅斯夫人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乔基奇先生

扎伊尔:

布凯蒂-布卡伊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达比里先生（伊朗）：主席先生，首先，请容许我同其他杰出代表一道，热烈欢迎你担任新任加拿大常驻代表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主席。在你经验丰富的领导下，加上你对裁军目标的热诚，取得积极成果是可以预期的。我们衷心祝愿你能圆满达成主席一职的困难任务。

我们还愿对你的前任，缅甸的吴苏莱大使，使委员会第一年会议得以结束所表现的才能、耐心和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伊朗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愿意热烈欢迎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认为中国参加审议工作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中国的参加，使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出席了会议，同时还加强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机构的代表性。现在，同时也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所有核武器国家首次全体出席了委员会，我们可以预期，谈判将更加成功，裁军进程将更为加快。我们非常注意地听取了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先生的发言，我们盼望中国将作出积极的建设性贡献。

我们还愿意特别向首次率领代表团出席本委员会的各新任代表，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赫·贝大使、比利时的昂克林克斯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日本的大川大使以及扎伊尔的卡克瓦卡大使，致以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确信，他们的加入讨论，将对我们极有助益。

我们非常乐于向秘书处所有成员、特别是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特别代表贾帕尔大使致意，他的宝贵意见一定很有帮助。

联合国是三十五年前针对在对抗和战争之外另求出路的必然需要而成立的。它体现了各会员国在增进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秩序的决心。它还表明，各国切望创造一种可以逐步消除战争手段这样的国际局面，战争手段不但为人类日后的繁荣昌盛笼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而且同时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由于争相积聚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武器，这种自我毁灭的无比威胁正与日俱增。

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这种威胁，在第一个裁军十年期间作出极大的努力，以求减缓和最终停止不断加快的军备竞赛。这项巨大努力尽管造成了有利的国际气氛，但是成果并不能鼓舞人心。

如果根据须为缺乏真正进展担负主要责任的超级大国的行为来对上一个十年错

(达比里先生，伊朗)

过的机会加以审查的话，人们会怀疑没有一个超级大国真正关心过减缓军备竞赛，它们只是力图使对方裁军，而自己却紧抓武器不放。更糟糕的是，看来裁军讨论被利用为进行战略竞争的一环，提案只对提出一方单方面有利。至少，人们不得不怀疑，裁军谈判只不过是薄薄一层装饰，是对全世界要求裁军的呼吁的一种最微弱的反应而已。

尽管第一个裁军十年进展迟缓，可以告慰的是，有利的国际气氛使得裁军进程持续不已，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最低程度的相互信任。

不幸，第一个十年快结束时，苏联在阿富汗公然进行军事干预，使这些有利条件不复存在。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局势，是人们需要警觉和密加关注的一种局势。

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允许使用武力，以及人民有自决权，这些都是《联合国宪章》中遵奉的基本原则，尊重和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是所有会员国保证履行的一项神圣义务。在这一方面，超级大国负有特别责任，人们期望它们在彼此的关系中以及在同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中保持高度负责的态度。

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是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我们地区加紧进行争霸的后果之一。这些不幸事件目前已使本地区、特别是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超级大国争霸及其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剧。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烈谴责超级大国对本地区国家内政进行的任何干涉。伊朗不能接受超级大国对一个伊斯兰教的、不结盟的、小的、无防御的邻国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基于同一理由，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伊斯兰堡的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第一届临时会议以及最近的人权委员会都谴责了苏联在阿富汗的直接军事干预，并要求一切苏联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阿富汗。

把一种有违《联合国宪章》各项基本原则的难以接受的做法扩而及于一个伊斯兰不结盟国家，使人深为关注。同时，使人感到惊异的是，苏联竟然没有从美利坚合众国在越南的惨败中得到任何教训，而采取了必然注定失败的同一行动。

国际气氛同裁军谈判之间的联锁关系，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务在于通过商定各项体现有关各国政府所明确表达出来的利益的裁军协定，来设法缓和紧张局势并加强各国之间的相互安全。阿富汗事件使得紧张局势加剧、相互信任减低。它们因而使委员会的任务更为复杂。这些事件重新表明，我们有必

(达比里先生, 伊朗)

要更加努力, 寻求一个以更大安全、正义和繁荣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我们重新带着决心, 回来参加委员会又一年的会议; 希望这次会议可以使一九七九年作出的一些预备工作开花结果。至于伊朗代表团, 则一定尽力而为, 并一心准备在委员会的优先议题上协助取得某些实质进展。

在文件之中, 我们有大会就冗长议程所进行的范围广泛的裁军讨论记录。仔细看一看第一委员会进行的辩论以及它提交给本委员会的各项指导方针, 我们并不感到十分乐观。辩论本身清楚反映出普遍对裁军谈判的状况不满, 但是对于可能有助于朝向目标迈进的各项建设性建议, 则很少能达成协议。通过的决议为数可观, 表明了大多数国家越来越注意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 人们也许会问, 决议的数目增加, 是否必然意味着裁军谈判更加成功? 是否在这一点上有可能把问题的性质与数量上的进展等同起来?

委员会的工作, 主要是在大会各项决议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就交给委员会的所有议题同时进行谈判即使非为不可能, 也是十分困难, 所以必须遵照大会所规定的优先次序。不幸的是, 近几年的优先次序, 仍然令人难堪地无法理解。

诚然, 全面彻底裁军这项人类当今面对的最具挑战性与关键性的问题, 仍然是国际社会的最终目标。我们当然并不预期这项目标可以即刻达成, 但是一个持续的、稳步的进程是必要的, 以期在一九八二年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召开前, 及时完成交付给委员会的大部分议题。

人们普遍认为, 核战争威胁是人类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危险。因此, 核裁军仍然是绝对优先的工作, 在这方面作出进展的责任主要落在各核大国、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

在这方面, 我们希望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必要条件不久即可具备。我们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军备管制进程, 即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批准后, 这个进程也不应当结束, 它应当继续为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扫清道路, 朝向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迈进。迟迟未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使尽早在委员会中就全面禁试展开谈判更有必要和更为迫切了。

全面禁试无疑是本委员会工作的关键所在。它现在必须从议程上的长期优先议题转化为一致的协议。联大第34/73号决议要求我们将全面禁试条约列为最高优先工作, 开始进行谈判。就委员会而言, 它的作用不应缩小到只希望关于这项问题的三边谈判有朝一日大功告成。我们认为委员会应从速开展具体谈判, 因为谈判工

(达比里先生, 伊朗)

作没有理由再推迟下去了。

另一项重要问题, 就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联大第34/84号决议请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继续优先进行谈判工作, 以便及早完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公约的制订工作。真正核裁军的尚未出现, 使得采取这些措施更有必要了。必须采取行动以保障那些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安全。伊朗作为无核武器国家以及《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很自然地对这个问题深为关注。这方面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区域性办法: 以制止核扩散作为减低核冲突爆发危险的手段, 并通过建立无核武器区来限制核武器的可能使用范围。

全面禁试条约和消极安全保障是不扩散制度的两项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将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举行, 鉴于这两个议题如果没有进展, 会议将面临困难, 我们全体的责任更为加重了。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一项公约, 也是议程上高度优先的议题。联大第34/72号决议要求我们于本届会议一开始, 即高度优先就拟订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进行谈判。对这项仅次于核裁军的问题,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虽然某些国家存有这种不人道的、滥杀滥伤的武器, 但是这种武器尚未成为实际防御设施的一部分。现在是在这些武器也成为必不可少以前、在更多国家试图获得这些武器以前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预期一项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新项目将出现在我们的议程中。联大第34/83H号决议请秘书长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及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各组成部分的建议转交本委员会。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是最终的裁军目标, 对于拟订并通过一项全球一体的办法以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嫌过分的。

最后要提的议题, 是放射性武器。联大第34/87A号决议请委员会尽早着手通过谈判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 我们欢迎去年提出的美苏联合提案。由于这种武器目前尚未出现, 就禁止这种武器取得协议也将比较容易。

我们强调了国际气氛同裁军之间的连带关系, 因为裁军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裁军与国际气氛密切相关。在这方面, 我们要力促超级大国通过消除目前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源, 使国际气氛回复到过去那种比较有利的状况。我们地区发生的不幸事件, 使裁军谈判更复杂了, 但也同时再度着重指出, 这些谈判是迫切的、必要的。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发言，首先，我愿意愉快地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二月份的主席。我必须说，你所表现的干练才能，已为我们扎实而有效地工作带来了吉兆。

我还愿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席表示欢迎，没有中国的参加，委员会就不能说做到了成立之初对代表性和民主化的要求。如今委员会已经克服了先前的谈判机构的一个主要障碍，因为所有的核武器大国今天都出席了。我们因而有理由期望，核武器大国认识到它们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将同其他成员一道，致力于使本委员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谈判机构，使委员会各项活动可以导致裁军、特别是裁军的有效措施。

最后，我愿意向对我说过友好欢迎的话的各国代表团致谢，同时，我要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向它们保证，我们十分乐于同它们进行合作。

主要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最近重新出现了紧张，这使得国际局势的全球性结构更形复杂，而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展开工作的。

军备竞赛的加剧已显出了不可制止的种种迹象；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刚受到许多不结盟国家的欢迎，认为它可能成为走向有效裁军的第一步，就再也无法期望它在最近，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生效了；还有紧张局势扩大到世界各个地区的现象，这种种因素都表明了所谓恐怖均衡的极端不稳定性，同时也指出了委员会面临的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这些不同的因素之所以表明了恐怖均衡非常不稳定，是由于，例如最近有人说，往往因为有几个人临危不乱，全面大战才得以避免；我们认为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后果不堪设想的核战争的爆发，看成确实有此可能，而不是一种抽象的假设。这说明了我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保证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这些因素之所以指出了委员会的任务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以非达成专为缓和紧张局势各项措施不可的政治意志来抵销因这些现象而必然引起的悲观情绪。委员会必须按其职责所要求的，团结一致地认真促成有效的裁军措施。

在《第二个裁军十年》刚刚开始以及距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还有一半时间的此刻，应当注意的是，我们与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目标之间的距离，也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遥远。即使在《第一个裁军十年》中，尽管国际社会比过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去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到全球性冲突的经常威胁，也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要以有效方式实现任何真正裁军的系统化进程。我们虽然出于现实主义而赞同过逐步裁军的想法，但必须注意到，迄今为止达成的协议，不过是支离破碎的探讨所产生的结果，一个彻底废除把人类带到自杀边缘的核武器的进程目前还没有开始。然而，在吸取了过去的失败经验后，我们并不流于长期的悲观。换句话说，现在还有作建设性的考虑的余地，每当有这种考虑，我们就要求提出具体的倡议和采取有效的措施。

从一九八〇年开始的《十年》的头几年会议日程表可以明白看出，也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会议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例如，仅在一九八〇年一年内，就有许许多多关于不同裁军问题的会议将一个接一个地不断举行。希望这些会议将能取得成果，以期保持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给予裁军工作的新的动力。

会议之一就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鉴于它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它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它必须举行为期约六个月的会议，以便就按大会各项决议而拟定的一个议程进行审议，而大会决议又要求它给予若干项目以最优先地位。

有一个被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定为优先的项目，是涉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这份文件指出，核武器威胁到地球上全人类的生存。既然无法想象可以立即销毁这些武器，那么，就应当尽快考虑采取旨在逐步裁军的各项具体适当措施，而达成逐步裁军的办法就是停止在质量上改善核武器以及逐步裁减现有武器的储存及其运载工具。

无核武器国家对核武器的存在不负任何责任；它们并不拥有核武器，因此它们也不会造成任何核威胁。除了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外，它们需要的是从核武器大国得到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类武器的安全保证。提供这种保证的国际安排也必须包括一项停止制造核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的许诺；归根到底，这才是针对这类武器的唯一真正保证。就这个问题，联大上届会议作出了三项决议。我们对其中一项在进行表决时弃了权，因为这项决议似乎为将得到这种保证的国家预先规定了某些限制。我们确实认为，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应当无条件地、不受限制地得到这种保证，特别是对那些自愿不加入在主要核武器大国周围结成同盟的无核武器国家，更应如此。

我们相信，把这个项目连续第二年列入委员会的议程，以及把为审议这个项目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而设立的工作小组的任期延长到本届会议结束，将使这个问题的谈判工作可以迅速地取得进展。

禁止一切核试验问题，长期以来就是谈判的议题。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各方曾经就迅速在一切环境中禁止核试验方面作出了承诺，而直到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召开前，大家还在徒劳地等待这样一项协定的签订。 联大上届会议通过了第 34/73 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条约列为最高优先工作，开始进行谈判”。 根据这项决议，委员会内的谈判并不从属于三边范围内所进行的谈判。此外，决议还“要求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尽最大努力，使谈判及时圆满结束，以供”本届会议“审议”。 因此，委员会应随时得到有关几天前恢复的这一谈判的发展情况，以便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不论三方谈判的结果如何。

委员会去年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审议工作并未取得进展。 然而，裁军谈判委员会接收了许多提交给裁委会会议的公约草案，除此以外，还有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先前的谈判机构成员国以及本委员会内二十一国集团成员国所提出的许多倡议。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委员会目前在一切必要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有机会就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开始谈判了。

至于有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项目，委员会的面前有一项《苏联——美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 我们认为这项提案对于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谈判有重要的贡献。

上届大会要求委员会审议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 在作了补充和定稿以后，裁军审议委员会所准备的这个文件可能为连续裁军的过程提供一个适宜的范畴，以便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下达成整体和彻底的裁军。

本委员会必须充分响应这种关注——这是成立这个机构的主要因素——从而使它，在一切国家都能平等地参加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谈判机构。 赋予它的特殊任务要求它不断地努力以取得实质性的和有效的裁军措施。 而重要的是不应使它的努力浪费在毫无效果的讨论和学术性的交换意见上，因为这种探讨对威胁着我们世界生存的危险毫无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把这方面的呼吁看作一向是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和本委员会的工作连在一起的老生常谈。 这种态度表明，这是对旨在走向自我毁灭的世界命运投降。

我们并不忽视主要大国之间进行的谈判的重要性，但我们认为，似乎难以把诱使委员会脱离对人类关系重大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和企图使它们的作用降到无所作为，只是记录一下在这个讲坛之外达成的协议分开。

即使是为了挽救人类免于自杀性毁灭的谈判，如果长期拖延下去，在它们所要制止的威胁面前，会具有使委员会逐渐走向死亡的一切微妙的因素。

主席：谢谢杰出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本主席所说的话。 名单上表示希望在今天上午作一般性发言的人已经全部发过言了。 在继续按发言人名单进行发言以前，我建议我们来审议第1号工作文件，其中载有主席对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纲要的意见。

现在，我愿意将第1号工作文件提请诸位审议和通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希望声明：

“按照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7条的规定，委员会在通过其一九八〇年议程（载于第1号工作文件）时应考虑到大会向它提出的建议、委员会各成员的提案和委员会的决定。

秘书长的信（CD/55号文件）中载有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其中一些建议特别要求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这些建议包括：

- 34/72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 34/73 “大会第33/6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 34/79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 34/83 B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 34/83 G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 34/83 J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 34/84 “缔结一项关于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
- 34/85 “缔结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

(主席)

34/86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

34/87 A “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

34/87 D “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

除了临时议程上所列的项目以外，委员会成员提议将下述项目列入议程：

(a) 在项目 2 之下增列“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战争”问题的分项目；(b) 增列“常规武器”一项目（关于这个议题，委员会本届会议已散发了一份正式文件）和“裁军和发展”一项目；(c) 将“放射性武器”列为一个单独的项目。

委员会以往就临时议程上各项目所作出的决定，载于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CD/53号文件）。

大家有一项谅解：委员会成员将在议程上的有关项目下考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同时，按照议事规则第 30 条的规定，委员会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议题，并具有充分机会就任何它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意见。

大家还有一项谅解：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项目 7）将涉及下列两个问题：

(a)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5 段所列举的提案和意见的审议情况（这些提案和意见是根据大会第 33/71 L 号决议递送委员会的），(b) 大会第 33/91 G 号决议所提及的关于委员会成员的审查办法的审议情况。”

在进行通过这项文件以前，我相信会有一个或几个代表团希望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发言前，我要补充我在今年开幕会议的发言中无意漏讲的话，我非常愉快地代表墨西哥代表团向卓越的缅甸代表、吴苏莱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担任委员会上届会议最后一个月的主席时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主席先生，在表明墨西哥代表团完全同意阁下提交委员会审议的议程草案时，我国代表团对你以高度积极有效的方式指导进行的非正式会谈深为赞赏，我们深信，你的努力能使议程草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你和委员会各个成员在秘书处的宝贵合作下就程序事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项进行的长时间艰苦工作，其结果不应仅限于由你作一次详尽的解释性报告，而也应有助于使将来不必重蹈覆辙。我们认为，尽管去年在拟订议事规则和所谓的“十诫”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届会议仍须为通过议程而化整整头两个星期的时间，这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我国代表团将就此问题与委员会其他成员进行非正式协商，以探讨在适当时候提出一份也许有助于作出改进的工作文件的可能性。当然，主席先生，这绝不表示对你圆满达成这一任务的功绩有丝毫减损之意，我愿再一次表明，你的功劳深为我国代表团所赞赏。

萨朗先生（印度）：我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主席为了就议程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我也愿意正式表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问题（大会要求委员会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二十一国集团希望将其列为议程项目2的分项目。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我仅想表明比利时代表团赞同主席先生刚提出来的第一号工作文件，我们注意到你的解释性发言，对它没有意见。

我想趁发言的机会向主席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你努力进行协商，使今天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我也要向协助你工作的贾帕尔大使和秘书处表示敬意。我还要向参加工作的各国代表团所表现的互谅互让表示赞赏，这是委员会的好征兆，因为我认为，只有在谈判中互谅互让、在发言中做到有节制，才能保证委员会的工作顺利进行。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苏联代表团也表示赞同主席先生提议的议程，并对主席先生进行了协商而使我们得以协商一致表示赞赏。我们希望就即将列入议程的各个议题进行谈判。对议程上第二项议题，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各个有关问题，我们已多次发表了意见。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各成员国注意在苏联倡议下联大第二十七届会议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第2936(XXVII)号决议。我们仍然认为这项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所通过的决议如能贯彻执行，将有助于防止核战争和清除各国武库中的核武器。在这方面，我还要提请注意苏联代表团在联大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防止核战争危险的决议草案。

这只是简单地提一下我们的立场，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苏联）：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也愿意对你提出的议程表示支持，并对你进行了磋商而使我们得以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表示满意。我们希望就我们面前的各项目进行谈判以便列入议程。我们曾几次对议程项目2、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项目下的这些问题表明了我们的看法。在这一方面，我希望提请各成员国注意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在苏联倡议下就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禁止使用核武器而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第2936(XXVII)号决议。我们仍然认为，经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通过的这项决议如能付诸执行，将有助于防止核战争，并将有利于把核武器从各国的武库中清除掉。我还愿意在这一方面提到苏联代表团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分发的关于防止核战争危险的决议草案。

这并不算是对我们立场的详细说明，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作说明。

俞沛文大使（中国）：中国代表团感谢你，主席先生，经过你的卓越的努力，充分的协商，终于能够提出一个为协商一致所能同意的一个议程。同时，也要感谢贾帕尔大使和他的秘书处的同事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主席：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委员会决定通过第1号工作文件。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现在建议我们继续请今天的全体会议发言人名单上的人发言。

图尔森夫人（瑞典）：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对你在今天上午的会议开始时所说的一番话表示有同感，我也热烈欢迎查尔斯·弗洛韦雷大使担任美国代表团新团长的职务。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七日第四十八次会议的决定的授权下，于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举行了第九届会议。特设小组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提出了第九届会议的进度报告。报告载在各位面前的第CD/61号文件中。我现在代表我国代表团正式将这份报告提交委员会进行审议和评论。同时还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批准特设小组下届会议的开会日期，即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至十八日。我还愿意说明，特设小组主席，瑞典的厄尔夫·埃里克松先生也在座，他准备回答委员会对这份报告提出的任何问题。因此，主席先生，我将很感谢如果你能让埃里克松先生现在发言。

埃里克松先生（瑞典，以特设专家小组主席身份发言）：各位也许记得，关于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特设小组已经提出了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说明了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主要特点，第二份报告则补充了许多必要的细节。目前，特设小组在第三个任期中，将从各国在这一领域的调查取得新的资料和经验，以便进一步改进国际地震数据的交换。这次会议期间，我们高兴地同大约二十三个国家进行了合作，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然而，如果可以得到迄今尚未参加这个范围广泛的团体的那一部分世界的合作，就会更加有帮助了。各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预期从定于今年七月举行的特设小组下次会议开始，在明年一年内都可以提交给特设小组。可是，关于审查和分析这些国家调查的报告，则预期将在明年七月提出。同往常一样，在特设小组一届会议结束以后，就编写了一份正式进度报告，这就是在各位面前的第CD/61号文件。我将很乐于回答各位提出的任何问题。

主席：如果委员会成员国愿意提问题的话，现在可以向埃里克松先生提出。我建议，问题提完以后，委员会也许可以注意看一下第CD/61号文件，然后可以在今后几天内，也许在讨论工作计划的时候，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一下这份文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就谢谢埃里克松先生和瑞典代表。

大川大使（日本）：我只想说明，我的名字列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人名单上，而我打算在发言中向埃里克松博士提一个问题。

主席：我相信委员会同意我所说的，我们应当在此刻注意看一下这份报告，并同意在不久以后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再回头来讨论这份报告。

就这样决定。

贝姆先生（澳大利亚）：在欢迎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九届会议的进度报告的同时，澳大利亚代表团要对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着手落实新任务的情况表示满意。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应当记得，澳大利亚强烈支持以下的提案，即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应继续开展工作，以期为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全球系统进行实验性试验制订详细的指令。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为完成它的任务，在第九届会议期间，详细审议了各项国家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是研拟供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实验性试验用的一般参数所必需的第一步。参加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工作的十七个国家的专家们提供了有关各该

(贝姆先生，澳大利亚)

国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的资料。澳大利亚专家彼得·麦格雷戈先生介绍了我国国家研究工作的主要特点，并宣布澳大利亚将参加这个报告第六段所说明的前四个研究小组。这些小组是：(a) 地震站和地震站网，(b) 例行交换的数据（第一级数据），(c) 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信系统交换第一级数据所用的形式和程序，以及(d) 交换第二级数据所用的形式和程序。

澳大利亚仍然认为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是本委员会关于多边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曾在这里和其它讨论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的国际论坛上多次指出，澳大利亚认为在全面禁试条约中，有效核查系统所起的作用极其重要。全面禁试条约是否能有效地阻止纵向扩散和横向扩散，直接关系到条约各缔约国对核查程序是否信任。

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詹姆斯·普林姆索尔先生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对本委员会讲话时，曾提请注意要避免出现以下这种情况，即三方一旦就全面禁试条约达成协议后，却由于组织机构方面的工作没跟上，而延误了多边条约的拟订工作。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特别是为全球网拟订详细指令的工作，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最终必将进行的关于全面禁试国际结构的谈判的必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代表团期望在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夏季会议时，听取到各个国家研究工作的报告。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满意地注意到奥地利、丹麦、芬兰、新西兰和挪威继续参加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由于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具有极高专业水平和广泛代表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无需作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即可对国际地震侦察系统的技术性方面予以正式通过了。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欢迎美国新任代表弗洛韦雷大使的一番话深有同感。我也要为今天收到的 CD/61 号文件所载的报告，向专家小组的卓越主席，埃里克松先生，以及通过埃里克松先生向小组各成员，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将非常仔细地研读这份出色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决定把“禁止核试验”这个议题列于一九八〇年的议程以及目前开始的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的首位，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大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34/73 号决议的再度重申“一项促使所有国家……禁止一切核武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器试爆的条约应获有最高优先”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空话。

把这项决议同大会前年就同一问题通过的决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60号决议——比较一下，更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进行了两年半的三边谈判仍然僵持不下已经越来越感不耐了。因此，决议中有一些规定是前年决议所没有的，通过这些规定，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这个机构：

(1)强调了“迫切需要所有核武器国家停止核武器试验”；

(2)“不满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显示对“全面禁试条约问题”的审议工作“毫无进展”，也未提出“关于三个核武器国家之间谈判现况的完整报告”；

(3)明白表示“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方面的积极进展，对成功地防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4)强调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方面责无旁贷”；并

(5)直接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全面禁试条约列为最高优先工作，开始进行谈判”

除了以137票赞成、零票反对而通过的这项决议外，还有同一天以130票赞成、又是零票反对而通过的另一项同样明确、但更具一般性的决议，即第34/83B号决议。

大会在这项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中强调“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外所进行的具体裁军问题谈判，不应在任何情况下妨碍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大会促请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就其议程上优先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并请委员会参加个别优先具体裁军问题谈判的成员“毫不迟延地竭尽全力促使这些谈判达成积极结果，以便提交委员会，否则将其个别谈判的现况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便直接对委员会谈判作出贡献。

从以上简短扼要的重述中，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在开始时说，全面核禁试问题完全有理由在第二个裁军十年的第一年的审议工作中占首要地位。大会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强制性地促请多边裁军谈判讲坛应当终于就这项多年来经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指为最高优先的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这一件事，早就应当做了，现在必须把它当作是绝不可再推迟的一项责任。在这一方面，我要提醒大家差不多两年以前我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讲的一番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们相信，参加多月来三边会谈的核武器国家，其中包括通常称为超级大国的两个国家，会作出特别努力，把条约的初步草案及时递交裁委会议，使委员会能够彻底加以审议，以便可以将其提交给大会第三十三届常会。

“在这一方面，我们姑且大胆地再进一步，而在这里表示，如果我刚刚提到的那三个核武器国家认为无法在七月余下的日子里完成初步草案的话，那么，就希望它们最后认为初步草案在提交裁委会议以前没有绝对必要须全部完成。正好相反，如果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对初步草案中已经完成的所有条款表示注意到，而且其余条款一旦完成也提交裁委会议的话，将会带来若干绝对不是微不足道的好处。核武器大国从而得到的好处是，可以听到十五国集团成员国的看法；十五国集团由于不偏袒任何一方，也许可以协助提供妥协或谈判的基础，而核武器国家则因为太过于注意各自军事同盟的利益，反而极可能忽略了这些基础”。

我以上这段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一日的发言中引用的话，在今天比当时更为贴切，因为除了我今天所引用的最后两项大会决议以外，我们也不可忘记二十一国集团在一九七九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结束时所作的有力发言，其中说道：

“二十一国集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临结束前提出的关于三边谈判的报告表示不满。二十一国集团认为，有关各国应当有可能就谈判现况以及取得和未取得协议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份全面详尽的报告。但是从汇报的三边谈判进度、从有关各国的正式声明中可以明白看出，没有理由再推迟就全面禁试条约问题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展开具体谈判工作了”。

还应当记住，大会第34/422号决定根据第一委员会的建议，请秘书长依照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编写一份“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的研究报告”。按照大会的要求，研究报告应于“一九八〇年春天”——可能是指三月底或四月初——递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这项因素促使我们极力主张，今年最好还是以一九七九年夏季会议工作计划中对待同一问题的方式来处理我所提到的这个问题。这就是说，目前只是稍微讨论一下，而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会议的最后阶段再进行仔细的审议工作。到那个时候——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或者至少我国代表团这么希望——我们就可以对设立工作小组来进行这个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了，这样并不妨碍一九七七年以来即在进行的三边谈判继续下去（如果认为继续下去有其方便之处的话），两者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认为更加应当这样做的理由是——而且我们应当好好记住这一点——即第二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将于今年八月召开，这件大事再度使秘书长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对裁委会议的讲话中所表示的看法充满了说服力：

“……如果核大国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话，《不扩散条约》今后的可信度、甚至费尽千辛万苦才取得的活力就有可能受到危害。对于世界所面临的危险将因而大为增长，我就不用再多作说明了”。

大川先生（日本）：日本代表团注意到埃里克松博士今天上午向本委员会提出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九届会议的进度报告，我们要对他担任特设小组主席一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感谢。我们高兴地获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也出席了这届会议。我完全赞同澳大利亚的贝姆先生刚才就特设小组工作所讲的各点，日本政府完全支持特设小组的工作。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刚才所说的，全面禁试条约的拟订实属刻不容缓，并且在条约缔结以前，三边谈判的参加国必须从速提交一份关于其谈判现况的详尽进度报告。

日本代表团还高兴地 from 出席第九届会议的日本专家那里获悉，从上周提交给特设小组的各个国家报告中，可以看出许多极具建设性的意见。我要特别提到，一些国家主动想在今年举办讲习会或讨论会，以进一步研拟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科学和技术方面。我们认为这些项目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很可以为我们一直提倡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最后的全球实验性试验铺平道路。

现在，我愿回顾两年以前，特设小组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向裁委会议提交的第一次报告。当时，报告中说，计划和协调一次特设小组所建议的实验性试验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十六个月之后，当去年七月特设小组向本委员会提出第二次报告时，报告又说，为准备实验性试验，从那时起，还需要六个月至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研究。报告还说，如果小组能在一九八〇年期间再举行四次会议的话，

(大川先生, 日本)

准备工作可望于一九八〇年底完成。 这些情况是特设小组主席在回答我的前任小木曾大使提出的问题时提供的。

由于上周举行的特设小组第九届会议, 现在我们了解到, 小组需要在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再举行三至四次会议, 才能够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一年会议夏季会议提出第三次报告。 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还得等一年半才能收到第三次报告——比我们去年七月所认为的时间至少又延后六个月。

所以, 日本代表团希望特设小组主席能以简单的用语向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的小组还需要十八个月才能完成任务? 特设小组给本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能否在一九八一年夏季以前的更早一些时候提交给我们?

主席先生, 我无需提醒阁下, 日本政府坚决赞成早日进行实验性试验, 以作为建立设想中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第一步, 这个系统将为最后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提供一个重要的核查手段。

我们仍然认为, 这种试验应在最后条约生效前进行, 而实际上, 试验本身也将大大有助于实现这一条约。

我不能不感到, 这一盼望已久而且归根到底相当技术性的试验, 每次都在我们认为触手可及的时候, 就滑了开去, 往后又推延六个月或更久。

乌尔夫·埃里克松先生 (瑞典, 以特设小组主席身份发言): 我要回答尊敬的日本代表, 大川大使刚才提出的问题。 我先回答与日本首先提议的试验工作有关的问题。 我们的第二份报告 (CD/43) 中有一处提到这一点, 而我必须再说一次, 特设工作小组无法就进行试验工作的条件取得协商一致。 你刚才说, 希望试验工作可在禁止地下试验条约生效前开始进行。 但工作小组对这个问题未能取得协商一致, 因此, 我们无法就这样展开试验工作。 我们可以做的, 是改进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的总计划和细节, 并通过这样来改进试验工作的条件, 以等待机会进行工作。

关于特设工作小组根据其现行职权范围提出的报告, 可以这么说, 在我们等待着禁试条约案文出来的时候, 我们正利用这个机会研究现在或将来提交给我们的国家研究, 以改善我们的计划。 这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 我们的工作显然取决于

(乌尔夫·埃里克松先生，瑞典，以特设小组主席身份发言)

国家研究工作提交的快慢。 我们宣布报告订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提出，已经有一点冒昧了，因为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国家研究工作要到一九八二年才完成。 另一方面，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研究目前所能有的各种可能性。 有了条约案文，步调自然会快起来。 希望这充分回答了阁下的问题。

俞沛文先生（中国）：国际合作探测鉴别地震事件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九届会议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工作进展报告，是各位专家在小组主席瑞典的埃里克森博士领导下经过努力的结果，中国代表团愿对他们的辛勤的工作表示欣赏。中国代表团派出专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鉴别地震专家小组会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禁核试的原则立场有了任何改变。 借此机会，愿意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埃里克森博士和小组的各国专家对我国观察员所给予的欢迎和支持。

主席：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决定在今天全体会议后立即举行另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与委员会工作计划有关的问题。 现在应参考的是第4和第5号工作文件。 相信这些文件的各种语文本今天都已散发了。 大家记得，我们还同意如果有需要，将在今天下午三时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上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议题。 因此，我提议在五分钟后举行一次很短的关于工作计划的非正式会议，来讨论今后审议工作的方针。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就在五分钟后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

×× ×× ×× ×× ××